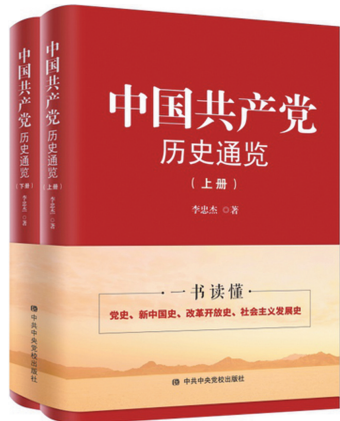


重磅推荐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上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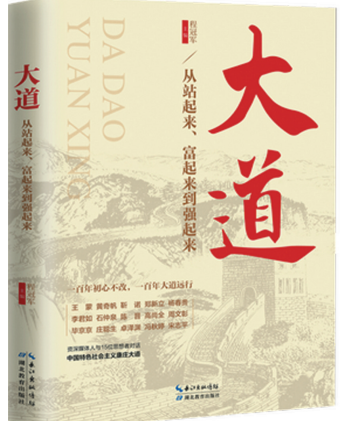


作者: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本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同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贯通起来,全方位多角度介绍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系统回答了一些中共党史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详细阐述了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分为上册、下册。《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上册,主要介绍1921年至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册,主要介绍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本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把作者本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党史学界的新史料和新成果紧密结合,在撰写过程中采用多种写作手法,生动还原历史事实,夹叙夹议,立场鲜明,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视角独特,是一本让人能读、爱读、耐读的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参考读物。

《大道: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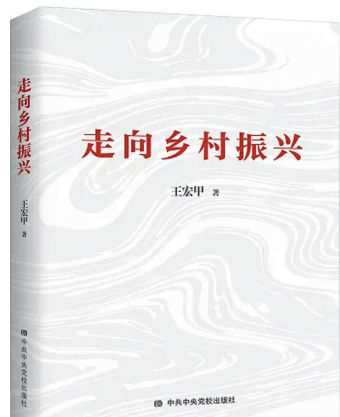


主编:程冠军 湖北教育出版社

本书对话王蒙、黄奇帆、新诺、郑新立、杨春贵、李君如、石仲泉、陈晋、高尚全、周文彰、毕京京、庄聪生、卓泽渊、冯秋婷、宋志平等15位思想家,他们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回望来路,展望未来,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分析中国道路的成功之处,讲述复兴之路的奋进历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献策。中华民族何以实现和迎来三个伟大飞跃、中国为什么能、中国道路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一系列问题,都能在他们的精彩对话中找到答案。

本书是一本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深度对话的访谈录,更是一部深度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诚意之作、一场中国道路的文化盛宴,还是一部回答时代之问、解疑释惑的答案之书,有利于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好地做好中国事情,讲好中国故事,走好中国道路。

《走向乡村振兴》



作者:王宏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反映现实、观照现实的长篇报告文学,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历经八年决战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故事。

本书作者采访记述之深入令读者身临其境,书写之真实直逼心灵,而不是撞击眼睛。笔墨述及内蒙古、新疆、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的穷村或富村,以及湘西十八洞村……全书在关注全国脱贫攻坚大战场的时候,着重追踪采访了贵州省贫困人口最多的毕节市和发达地区的山东省烟台市,通过东西部两地党组织领导群众走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践,令人信服地写出: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走向乡村振兴的必要举措。

名家有约

栀子花,茉莉花

——评宋小词中篇小说《舅舅的光辉》

□ 郗 莉

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家族叙事是一种迷人的诱惑,大量涌现的此类作品,既有历史政治话语下的宏大解说,乃至与革命史、民族史形成同构关系,也不乏日常生活话语下的私人书写,陈述着民间化、个人化、野史化的细小传奇。《长江文艺·好小说》2021年第2期连载的中篇小说《舅舅的光辉》,描写了江汉平原上白氏一门,涉及三代人、几十年的时间跨度,算是十分标准的家族构架。它的作者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宋小词,她不但兼有城市和乡村双重生活阅历,更具备塑造城乡基层人物的丰富经验,这篇小说充分发挥了她的创作优势,是在家族叙事方面一次可喜的尝试。

《舅舅的光辉》与那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亲情虚伪性的名作《我的叔叔于勒》存在着互文关系,不管是叙事方式、结构形式还是意义层面,都有着明显的相互指涉。小说对此也并不讳言,还刻意留下了提醒性文字,如“我的舅舅没有像于勒落得个替人割牡蛎的潦倒下场”“对于年少时有过的像菲利普一家对于勒的期盼,现在聊起来都会打趣和嘲讽当年的自己”。两篇小说互文性最强烈的地方是采用了相似的环形结构:前半部分以主人公对“叔叔”或“舅舅”的想象开始,后半部分则以残酷真相的揭露为结束。

小舅白玉寿是《舅舅的光辉》描写的核心人物,如果说白氏一家是棵开枝散叶的大树,那么小舅俨然就是这棵树上开出的朵朵奇葩。按照小说中外婆的说法,小舅是她“这串葫芦里”锯出的唯一的“一把好瓢”。他读书最多,是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在深圳的大型国企任财务经理,资产多得如“大虚幻境”。所以长期以来,白氏家族成员都将他视为神祇,视为“指引白氏家族前进方向的伟大导师,一个云端上的领袖,一个家族的楷模”。因此,尽管“我”只与小舅有过有限的几次接触,却对他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通过家族中接连发生的事件,“我”后来发现小舅其实是这样一种神奇的存在:他习惯于开语言的空头支票,却吝于给家族成员以实实在在的资助——“风平浪静时,小舅总是把自己塑造成一尊神,给我们无限希望,每一次我们站在难关口,他又及时进入到信号盲区联系不上,即使联系上,也是各种为难,股票套牢,孩子住院、存款死期、投资项目,栀子花茉莉花的。”在这里,作为宋小词的湖北老乡,我有必要替她解释一下:“栀子花茉莉花”是一句土语,意思大概是说为了逃避责任,故意东扯西拉,找各种不相干的理由。很自然地,长此以往,遇事总是“栀子花茉莉花”的小舅伤害了白家人,特别是“我”,秋表哥这批第三代年轻人的感情,他从家族的神坛上彻底跌

落,“血缘伦理上是舅舅,情感实际上却同于路人”。

钱穆在《中国文史导论》中曾说过:“家族是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一个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家族观念如此权威和不可动摇,当然会成为道德审判的一把尺子。中国传统的宗族伦理认为,一旦一个家族里有人出人头地、先富起来,他就天然有提携其他族人的义务,是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湖北曲艺家、作家何祥欢多年前曾写过一篇小说《养命的儿子》,讲的就是家族中有出息的成员如何在家族责任下不堪重负的故事。)在这种文化话语下,小舅如此吝啬、冷漠、不近人情,注定会被当作大逆不道,遭到整个家族的排斥和疏远。

如果要寻找小舅的心理成因,从表层来看,是他的畸形的金钱观,正如小说中写道,“那时小舅总是给我灌输一个理念,拼命赚钱,想要在这个时代活得出人头地,秘诀就是永远不能放弃对金钱的追求,哪怕死也要死在钱堆上。”可是,金钱是否就是扼杀亲情的根本理由呢?

相比较而言,《我的叔叔于勒》中表达的金钱与亲情的关系是相对简单的,无非是“亲情被金钱标上了价码”,但这种关系放在中国宗族文化背景下,放在二十世纪之交的客观环境中,就会变得非常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当时城乡之间的鸿沟,小舅那一代人一方面受制于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一方面又受到过个人主义的思潮洗礼,不得不忍受着身份的强大撕裂:在乡村世界和城市世界里他们纷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常常不得不以一种身份逃避另一种身份。小舅跌宕起伏、如过山车般的人生,其实就是当代文学史中“进城故事”的另一种改写,而他从飞黄腾达到身败名裂的过程也写照着“进城一代”的人生轨迹。这样一来,小舅的性格成因就找到了合理的解释,那个动辄“栀子花茉莉花”的小舅也可以立得住脚、站得起来。为了让小舅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到了最后,小说还来了一个情节上的大反转,借秋表哥之口告诉读者,原来小舅多年来一直在“谋篇布局”,为白氏家族策划一个“宏伟蓝图”。如此给小舅的形象加上“光辉”的一笔,无疑表现出小舅这一代人依然心系家族:亲情和责任是他们始终逃不开的牵绊,精神上的“原罪感”是他们心底里永远的痛。

说到这里,小说如果仅仅是这样写,也只写出了一个进阶版的“高加林”而已。幸好小说并不准备止步于此。与多以侧面转述小舅的故事相比,小说重点言说的其实是“我”和秋表哥、海表哥等晚辈对小舅的态度变化。在幼年时,他们“幻想着

走出去的小舅能伸出一只大手拉我们一把”,但是后来经历一系列曲折后,这样的想法“已经看破、放下、自在了”。这固然是因为小舅的作为令人失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乡距离的缩小,这一代人即使不需要“白大贵人”的提携,也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创出一片天地,“在城里安营扎寨”。正因为得到了时代的利好,他们在成家立业后,已然抛弃了用经济援助来衡量亲情的观念。他们不再计较小舅那些吝啬的行径,而只耿耿于怀于他的虚伪和“口惠而实不至”;他们也并不在乎小舅是发达还是落魄,只希望小舅能摆出一个长辈应有的亲情姿态。就像“我”最后发现的,“亲情本就是一种纯粹的感情”,不需要用任何金钱物质来表达。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心态的微妙变化,小说隐晦地传达了一个发现:古老的伦理规则正悄然被社会进步所瓦解,顽固的家族意识也因城乡二元体制的打破而改变。正是这样独特的发现,提升了作品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味,为传统家族书写找到了新的意义和面向,这是比仅仅塑造一个“栀子花茉莉花”的小舅更有价值的地方。

家族叙事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家族就是社会的缩影,代际的时间跨度最能代表时代的变迁,而在家族枝状结构上生长出来的故事和人物,以及由血缘纽带维系的人物关系,更能映射着个人与社会的联结,更容易沉淀着历史兴衰和文化流变的痕迹,这些特点在《舅舅的光辉》中都有所呈现。受制于中篇的篇幅,《舅舅的光辉》或许不如一些长篇家族史那般厚重宏大,但是它提供了一个“中国版于勒”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奉献了新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它又能在城乡大变革的背景下,对家族伦理进行新一轮的审视和辨析,给予了传统家族叙事以丰富的时代感和现实内涵。作为一篇家族叙事作品,《舅舅的光辉》是成功的,是值得关注的,从中间可以看出,宋小词正在不断地进步,不仅思想更加成熟、技巧更加高超,而且拥有了一定的格局和气象。我们期待着她能继续扎实地在创作之路上走下去,在文坛上掀起更大的波澜。

(写作者:宋小词,著有中篇小说《血盆经》《开屏》《太阳照在镜子上》《固若金汤》《直立行走》和长篇小说《声声慢》等,多部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获第六届湖北文学奖,获第18届《当代》文学拉力赛中篇小说总冠军,获第八届《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年度大奖。

评作者:郗莉,女,七零后,文学硕士。在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评论若干,出版长篇小说两部。现为长江文艺杂志社选刊版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影视观感

土味与真情书写时代故事

——观电视连续剧《山海情》有感

□ 黄国钧

《山海情》这部讲述宁夏西海固地区移民搬迁故事的电视连续剧,因其土味与真情就这样吸引了无数观众。

尽管“土掉渣”,但让人回味无穷。一是色调“土”。宁夏西海固有名的“苦瘠甲天下”,清泉村满眼黄土地,给人无限苍凉之感,确属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村民从大山深处搬迁至靠近银川的引黄灌区,玉泉营的地窝子、土坯房,茫茫戈壁,满天黄沙,飞沙走石等画面,没有水,没有电,地上寸草不生,一顿饭里半是粮食半是沙子,等等,高度还原其其地的贫困状况和环境恶劣。色调之“土”,条件之差,为表达主题而设,渲染出“典型环境”中脱贫攻坚道路上的重重艰难险阻。二是方言“土”。丝毫没有让人感觉到宁夏地区方言成为观剧的障碍,恰恰相反,正是这原汁原味的方言,仿佛把人带到了当时真实的场景,让人身临其境,情感随故事情节的推进而起起伏伏,意蕴在人物极具表现力的方言土语中得到升华。三是做派“土”。喊水叔、大有叔、白校长等人物一概“灰头土脸”,满脸“西北红”,或嘻

笑怒骂、或隐忍坚毅、或逆来顺受、或不甘现状,“土”得通透,“土”得纯粹,性格突出,皆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情到真处自然浓。消除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创造了奇迹,9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这其中各级干部付出了艰苦努力。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激发了创作灵感,呈现出反映时代主题的《山海情》。作为一部国家广电总局建党百年展播剧,其成功之处关键在于“真情”,故能吸睛,引发观众共情。剧中“山”指宁夏,“海”指福建,因为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成就了一段跨越山海의深厚情谊,闽宁镇就是一个见证。一方面是多层面展开。一个“情”字剧中无处不在,围绕父子情、兄弟情、爱情、友情、师生情及乡情等,深入人物微观情感,挖掘人物多重人性,人物在成长,观众受感动。另一方面是真情重流露。比如,村民在整体搬迁问题上,可谓矛盾重重,剧情冲突激烈,甚至追溯到马姓、李姓先祖相助相亲的渊源,村民真挚情感在百家宴上得到集体宣泄。得宝与麦苗从两小无猜,到青

春萌动,到互相牵挂,到终于走到一起的爱情故事,如此纯真如此唯美。小不管命运多么苦难与不堪,水花总是抗争着,她的微笑深藏骨子里,她的善良、坚定与坚韧,让多少观众“鼻酸想哭”。《山海情》的真情还表现在双维度叙写。一是写村民的真情,一是抒脱贫攻坚的真情,福建各方的无私帮扶,马得福等本地干部的无私奉献,两个维度,两条情感线索,“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人物原型在剧中艺术凸显,故事感人至深。

电视剧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山海情》“土”中见真情,“小人物”参与和见证了“大时代”,不愧是一部“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土味”的主旋律剧,其成功拓展了精品创作新思路。



读书心得

把影子留在身后

——读《半暖时光》偶感

□ 王梓依

是真的。放下仇恨,去原谅、去宽恕,甚至去爱,未免过不了颜母这一关;延续仇恨,在道德上继续碾压仇家,却又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五年来,父亲的离世、母亲的颓废、内心的艰辛与沈侯的爱、程致远的好、自己欠的“债”,颜晓晨面对着比“老婆和老娘同时掉进河里”更残酷、尖锐的选择。

其实关于恶与宽恕,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命题,“以德报怨”往往意难平,而一味“以牙还牙”,快意恩仇的同时,也不免气太太重。颜晓晨希望靠努力、程致远希望靠守护、沈侯希望靠爱,求得各自内心深处处的宽恕,爱人与仇家、恩人与凶手,角色交织、情绪交织、矛盾交织,颜晓晨腹中的胎儿竟成了全部关系、所有矛盾的集中点,有沈、颜两家的骨血和程家的颜面,最终,颜母手中的剪刀挑断了全部的矛盾,鲜血洗刷了鲜血,未曾临世的生命解脱了已经离去的生命,好像一切都没有来过,但一切都回不到从前。正如沈侯最后所说的:如果我能...也许我们会拥有一个相似的开始,却会有一个绝对不同的结局。

现世安稳、岁月静好。故事的最后,颜晓晨选择和母亲回到老家,继续读书考研;程致远把掌心的戒指收进钱包;沈侯赶到检票口却喊不出那一句

“小小”。但所有人都相信,一切真的会好起来,会努力让自己幸福,因为你希望我过得幸福,只是抱歉我不能参与你的幸福,而请记住,在你的幸福之外,有一个人永远祝福你的幸福。这样的结局真好,我原谅了你,也放过了自己,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掩卷遐思,快节奏的社会、高强度的生活,让日子过得很累、幸福变得很难,所以很多东西都开始打折扣,吃饭要“半饱”,恋爱要“半糖”,桐华的故事又告诉我们:再美的时光,也只是“半暖”。其实,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如若总盯着那不饱、不暖的人和事,用错误惩罚错误,拿伤害增加伤害,那就真的幸福屈指可数,人生了无颜色。既然有阳光就有阴影,那就自己选择面朝太阳,把影子留在身后吧。

